

華麗的睡眠

大雨馬蹄般落下，整條河開始行走，我的記憶遂淹沒在嘈雜的腳步聲中。

與眼前的景象不同，幾個禮拜前花蓮溪沿岸還是一片乾燥的河岸，沒有泥漿橫流，幾個小水坑清清澈澈挨在沿岸，沒有擾動，就連溪魚的竄逃都是默劇風格，不過只要往上走，看到伏流擠牙膏似的注入水坑，來訪者才會恍然大悟，意識到這是一條沉默的河。

水坑平均深度落在大腿左右，踏步就會揚起泥沙，我趴在水中，盡可能不弄濁池水，將鏡頭指向草根旁的無孔塘鱧。

因為底棲的習性，塘鱧在英文中被稱作“**Sleeper**”。白天，棕塘鱧潛伏在岩石縫隙，伺機捕食，體色和陰影幾乎一致。直到無光的夜裡，才會在沒有遮蔽的地面袒露真身，月色在水中溶解些許，大群大群的塘鱧趴在地面上構成一座被催眠的小鎮，靠的極近也不逃跑，很難判斷牠們是不需休息，還是從未醒過——“**Sleeper**”這個名稱，我偏愛翻譯成「沉睡者」。

無孔塘鱧的成魚也同樣底棲，然而一根指頭大的幼魚會在水體的中上層游動。眼前的無孔塘鱧凌虛而止，胸鰭輕輕煽動，將自身鑲嵌在某個座標，沒有上浮，沒有下沉——或許，重力仍持續作用，眼前的幼魚正以超出我肉眼能觀察的尺度緩緩成長，緩緩墜落，這是一場以年為單位的墜落，一場極其緩慢的成年禮。

更多的無孔塘鱧游來，有些極其接近水面，由下往上拍攝，鏡頭中的水面不是倒映雲或山色，而是水底的泥石。我忽然有種錯覺：水都消失了，魚隻停在空中，偶爾輕輕走過空氣，或者停下來猶豫什麼。我在這個夢境的最底層按下快門，這才被細小的喀搭聲驚醒。

隨著體型變大，無孔塘鱧的習性逐漸從巡游轉為底棲，雄魚體表出現婚姻色，幾道紅紋橫過臉頰，紅與紫的斑塊沿著側線排列，但更多的是金黃，一條魚把古斯塔夫·克林姆特的金箔和生殖隱喻披在身上，好像就是那些顏色的重量才使這個生物沉入水底一樣。

也難怪無孔塘鱧也被稱作珍珠塘鱧，也難怪在英文中，這種魚的名字是“**Ornate sleeper**”。

Ornate sleeper，華麗的沉睡者。

此刻，泥水正淹過那處充滿無孔塘鱧的凹陷。

從小徑切入河床的交界處生有幾株香蒲，植株的根部旁已經充滿泥濘，周遭更是泥水氾濫。有些禾本科的植物被連根拔起，有些抓緊地面，莖葉順著水流方向傾倒，形而上地成為河的一部份。平日行走，腳掌無法感知的細微坡度，此刻在水流下——展現。

涉水而行，停在水淺的灘處，我思考究竟是植物叢生的根系保存砂土，因此創造出水繞道而行的高地；還是高地讓上面發芽的事物得以倖存，不會像低窪處的植物在沖刷下愈發稀疏？

我繼續行走，因果可能交互輪替，此刻去追究誰先誰後似乎不那麼重要。雨反正是落下了，流過香蒲根處、流過橋墩，來到我眼前後又離開。在花蓮溪五十七公里的流域內，水是開始，水是結束，而河床不只是水的坐騎，更是水與草根的子嗣。

紋理清晰，一條河終於醒了過來。

第一次見到無孔塘鱧，是在宜蘭的福德坑溪。某個雨過的夜裡，我沿著低處行走，讓河流淹上大腿，觀察象草的彎折、咸豐草的傾倒，彼時正值青葙綻放，溪床上到處都是蠟燭般的花朵。我的腳掌踏過植物根莖，看花瓣與路燈的浮光落入水中，感覺自己成為一枚順流而下的種子。

水退之後，一切恢復寧靜，河床上沒有植物的所在被沖刷出凹陷，魚隻留在這些坑洞裡，就像夢境中引起漣漪的雜質。在橋墩下的水坑裡，我提起網子，端詳那條無孔塘鱧，彼時水漲的夜裡，牠或許也正從下游上溯，我們用肢體或魚鰭穿過頹敗的莖葉，水漲水急水濁我們看不見彼此，直到水清我們這才相遇。

水位漲起，遷徙的可能性上浮。斷裂的淺坑串聯成河道，一條路赫然成形，裏頭的生物可能順流被往下沖，也可能抱著對上游好奇的念頭逆水前進，直到大水退去，或者念頭蒸發。

遷徙的時節到來，方向可以朝上，也可以往下。我來到無孔塘鱧棲息的淺坑，接連幾日的降雨，花蓮溪的河床已經被雨水淹沒，水色混濁，腳踏進去就會消失在土灰色的濁流中，完全看不到溪底。無法入水的我僅能猜測也許無孔塘鱧們已經游很遠了，這場大雨可能將牠們一路往下沖，又或者牠們已抵禦強勁的水流，順著雨的軌跡一路往上游游去。

也許，魚隻們其實都還在原地，河太濁了，我只能憑著記憶行走，第一個淺坑有過一群無孔塘鱧，振鰭凝止的姿勢如同在空氣中睡著了一樣；第二處淺坑水已及腰，裏頭曾住著一條線鱧，此刻牠也許就在待在諸石之間，想像自己也是其中一塊石塊。

一棵血桐落葉，巴掌大的葉片沉入水底，纖維在樹蔭與水流的間隙中分解，留下地圖般的葉脈，最終連葉脈也消失了，空曠的底泥上又有一片葉片掉落，這是一張不斷被覆寫的藏寶圖。

葉與底泥交錯覆蓋，水坑一個手腕厚的腐植質令我不得不輕手輕腳，避免塵沙如雪。偶爾，有些碎屑揚起，便吸引魚隻前來啄食。底泥本身以及上頭孕育的藻類成為水坑的營養來源，那層灰色物質除了魚鱗一樣多的葉子，也包含已經分解到無法辨識的岩礫與花果、糞便與屍骸。

花蓮溪裡的魚類並不只有無孔塘鱧，同一處水坑裡，鯽魚、慈鯛和種子鯊都仰賴這片有機碎屑維生。一群圓滾滾的鯽魚正游過前方，在專心啄食的身影中，有條魚的大小與眾不同，我游過去，驚起一條四十公分的線鱧。

走在福德坑溪的溪床上，有時能見到鷺鷥在水淺處尋找獵物。除了鳥類，水坑中的生物更是以牠們所處的環境或彼此為食。鯽魚食藻，無孔塘鱧追逐水生昆蟲，至於兩者都吃的線鱧就是當中的頂級掠食者了。在有限的空間中，物種干涉彼此的命運，各自懷抱心思：不願與掠食者同居，我猜鯽魚正等待水漲；線鱧可能因為食物豐沛而喜悅，只要我沒出現的話——比起鯽魚，我更喜歡線鱧的味道。

我沒有帶魚叉，那條線鱧依然對我保持警戒，躲得老遠。在淺灘處，我發現百多條線鱧魚苗，本來應該護幼的親魚不在，應該就是剛剛嚇跑的那條。

和成魚不同，線鱧的魚苗是鮮艷的橙紅色。百多條魚苗漫無目的的游動，彼此之間卻又保持一定的距離，既像一條大魚，又像篝火在擊打下飛散而出的火星。這是我第一次在水下看到線鱧的幼魚，當魚群游來時我舉起相機，每條魚苗前進、停頓、前進、停頓，以一致的節奏感集體行動，我被包圍在中央，感覺自己彷彿正在燃燒，或是成為聖經裡的約拿。

那每一點火星，最終都會狩獵起無孔塘鱧嗎？

在我心中始終渴望拍攝到這樣一個畫面：有天，線鱧終於追上無孔塘鱧，大嘴朝魚身咬去，半截屍體落下，色彩爆裂，我於是得以用相機接住斑斕的遺骸。

我站起身，擦乾身體後離開，打算回去檢視相片，確認哪些拍的成功，哪些是我需要回來和光與河水繼續協商的。那時我希望雨能來遲一點，從遠方望去，這片水坑猶如一枚精緻的琥珀，魚隻在其中交戰、產崽，吃與被吃，命運化石般凝止，美與殘酷從來就只是視角問題。

後來雨落河漲，花蓮溪的能見度大幅下降，上次拍攝線鱧的位置已經無法

觀察，我索性坐在石頭上，看不到魚也沒關係，這樣很好。

福德坑溪的眾魚並沒有等到雨，日照下溪水水位逐漸下降，新生的幼魚於是得見證一條河是如何睡去的：水坑老去，藻華夜一般壟罩，光越來越強，溶氧越來越低，甲殼類的殘骸被曬成赭紅。當幼魚也跟著死去後，見證者的身分就被繼承到我身上。收下那些乾涸的瞳孔，輪到我見證屍臭如細小的鼾聲，以及隨之而來的繁花吞沒一切。

水漲水落間，我嘗試將那些水族撈出水坑，移至主流。有些魚跑得太快，有些魚太小了。當雨季來臨，魚群又再度上溯，回到牠們族裔死去的地方，我不知道那當中有沒有我曾經撈過的魚。

有時我的心裡洶湧起來，有時我甚麼也感覺不到，心裡彷彿乾涸了，再也流不出水。

看到水坑中的魚被掠食者吃掉不會動搖我什麼，看到魚被曬死卻讓我覺得痛苦，儘管那痛苦沒有意義，卻無比清晰。我不確定我的行為是想減輕一條魚的痛苦，還是想減輕我自己的痛苦。那些魚很害怕我，在我伸手時四處躲藏，鑽進我找不到的地方。很多時候我放棄了，站在河床上，即使看不到，我明白蒸氣正在一點一點離開這片需要水的土地，也明白個人的力量無法阻止魚闖進這裡，甚至無法帶一條魚離開。這都是些無可奈何的事。夏季的日照讓人精神恍惚，我思考著這些事，一邊質疑自己的痛苦，或者質疑自己的不痛苦。

我想，沒有一條無孔塘鱧能接受自己的死亡只是河流變化的一部份，那些屍體需要的不是解釋，而是水。需要解釋的是還活著的我，是我毫不知情踏入河床中，看到魚生魚死，自此恆久尋找一個說法，能整合自身矛盾，說服我個體的生滅對族群而言微不足道，無需為此感到痛苦，亦無需在不痛苦時為此愧疚。如此一來我才能夠見死不救，安心接受規律與秩序，成為一個不濫情的自然觀察者。但辦不到的人是我，沒有鰓的是我，渴望被安慰的依然是我。

或許從我撈起那條無孔塘鱧的那刻，一切就無可挽回了。野地沒有純粹的觀察者，我的凝視、思考以及不在場都成為參與的一部份。我為了得到魚而來到水邊，如今我也得其所願：魚群將牠們的影像給了我，也將牠們的視野給了我。

一年多後，我前往花蓮溪，看到岸邊的水坑還在，只是裡面的無孔塘鱧都消失了，我和朋友猜測著原因究竟是乾旱導致的集體死亡，還是有人全數抓去，然而最後我們都沒有答案。

又一年後，島嶼迎來了巨大的颱風，水幾乎要漲上花蓮大橋，颱風過後的冬天我再度回到花蓮溪，發現地形改變，無孔塘鱧出沒的水坑從此與主流相

連，能見度不高，不曉得裡面有什麼魚。

福德坑溪還是老樣子，雨季，旱季，雨季，旱季，花開花謝，像一隻時而安眠、時而流淚的眼睛。我發現雨後的一周最適合觀察，這時候只要在遮蔽物多的地方尋找，就有機會發現無孔塘鱧的成魚。牠身上的斑塊金光燦爛，牠頰面的紅紋彷彿鮮血一樣，牠雙眼眨也不眨，令人無法判斷牠究竟是睡著了，還是清醒地凝視一切。

牠知道河就要乾了嗎？

據說，無孔塘鱧的壽命可達三十年。我看著眼前的無孔塘鱧，到底要經歷過多少次河乾河漲，才能長成這樣的體型呢？然而不知道也無關緊要，早在沒有人知道的過去，故事就開始被反覆地述說著。

從前從前，有個地方有一條河，那條河時澇時旱，有水的時候嘩嘩作響，像是河流可以一直流淌下去那樣，沒水的時候，整個溪床都開滿了鮮豔的花。各式各樣的魚在有水的時候游進河裡，沒水的時候死在河中。在這之間，我華麗的沉睡者，就在溪裡華麗的沉睡著。

從前我不知道這些事情，但是現在我知道了。